

卷之四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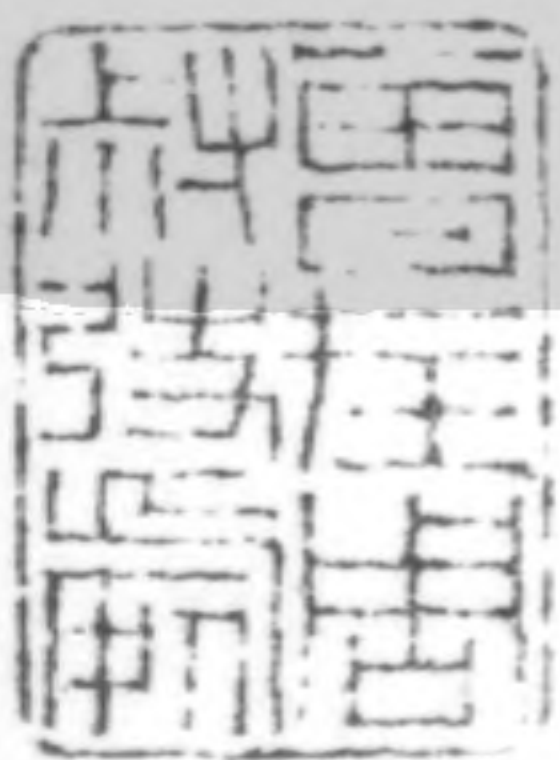
世祖皇帝混破裂裂而一之廣輪疆

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

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

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

著自顛穹生民未之有也然而





百餘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  
白故老知者湮沒多矣家乘志  
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

仁皇御極

勅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奧世無  
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

天爵伯脩輯

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  
憲刻諸梓徵叙其端者任  
在京師早知伯脩之才而未  
知其有是編也惟予培學上  
厯史屬以故攷之也詳擇之也



審其類例做朱子言行錄條有  
徵据略而悉盡而核其四方之  
爭先快覩者乎竊惟

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  
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  
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

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脩  
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  
夫用心如伯脩者幾人世所望於  
太史氏出于事略之孫者其將  
有所屬乎憲長萬禮質班  
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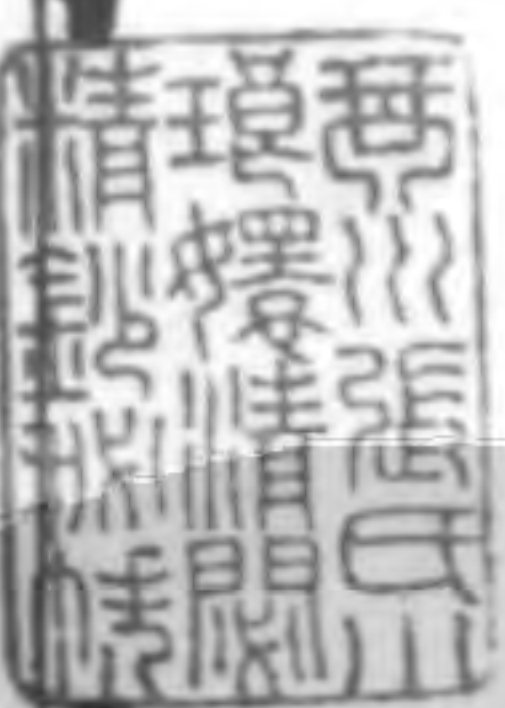


人材俾親者率作是六韓子  
所謂牽取得書者也至順壬  
申良月中議大夫前多亦議  
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叙



國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  
為曹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甚言詞章講誦既有餘  
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  
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間  
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  
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  
存扶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  
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  
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





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  
姚張之謀猷保定橐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  
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  
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盡之臣  
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  
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  
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  
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太人才當輩  
出伯脩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曆已  
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玄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  
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虞夏之際易稱湯武革  
命應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  
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  
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  
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  
義者矣彼近代是也  
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  
大作明命訓咸宇內一啓而金人旣南遼海和輯再  
啓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啓而靖河北秦晉戡集



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昨功臣之土四啓而庸蜀  
是柔五啓而江漢奄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觶  
慄海無際舶乃旋艦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  
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  
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

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璟割虐下民趙罄爽盟背約自  
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  
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  
楊恪勤棊圍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以  
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

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

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  
以寧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  
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  
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  
化或規模弘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  
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  
之故放失遺迹構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文  
該載者見其本末旣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  
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垂舛於是紀述其故自



國初至于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已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始善終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

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

事略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

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嘗閔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不端曲文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樂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



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  
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  
王理謹叙

右

國朝名臣事略趙郡蘇君伯脩所編也為書凡十  
五卷四十又七人惟我

國家起於朔方也則有國人族姓服其勤勞及定中  
土也則有才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有為天寶相  
之然猶

列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故

世祖之用人不以異域之臣為疑亡國之俘為賤拔  
於卒伍聘於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  
致治之規上軼隆古何其宏遠哉槩茲在錄其從  
太祖之肇基王迹事



世祖之受天明命歷

成宗

武宗

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後先故人人事功或有異焉然使

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於斯為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者此得以撫其略詳則具於

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弘而識遠今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天曆二年二月朔旦太常博士王守誠書

國朝名臣事略目錄

卷第一

太師魯國忠武王 木華黎

一之一

丞相東平忠憲王 安童

一之二

卷第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伯顏

二之一

丞相河南武定王 阿木

二之二

丞相楚國武定公 阿里海涯

二之三

卷第三

太師廣平貞憲王 月呂祿那演

三之一

太師淇陽忠武王 月赤察兒

三之二

樞密勾容武毅王 土土哈

三之三

卷第四





丞相興元忠憲王完澤

四之一

丞相順德忠獻王荅刺罕

四之二

平章魯國文貞公不忽木

四之三

平章武寧正獻王徹里

四之四

○卷第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

五之一

中書楊忠肅公惟中

五之二

○卷第六

總帥汪義武王世顯

六之一

萬戶嚴武惠公實

六之二

萬戶張忠武王柔

六之三

元帥張獻武王弘範

六之四

○卷第七

五

○卷第五

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

五之一

中書楊忠肅公惟中

五之二

○卷第六

總帥汪義武王世顯

六之一

萬戶嚴武惠公實

六之二

萬戶張忠武王柔

六之三

元帥張獻武王弘範

六之四

○卷第七



太保劉文正公秉忠

七之一

丞相史忠武王天澤

七之二

平章廉文正王希憲

七之三

左丞張忠宣公文謙

七之四

○卷第八

內翰竇文正公默

八之一

左丞姚文獻公樞

八之二

左丞許文正公衡

八之三

○卷第九

太史王文肅公恂

九之一

太史郭公守敬

九之二

○卷第十

尚書劉文獻公肅

十之一

各下錄



平章宋公子貞

十之二

參政楊文獻公果

十之三

宣慰使張公德輝

十之四

○卷第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德輝

十一之一

參政商文定公挺

十一之二

樞密趙文正公良弼

十一之三

參政賈文正公居貞

十一之四

○卷第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鶚

十二之一

內翰王文忠公磐

十二之二

尚書李公昶

十二之三

太常徐公世隆

十二之四

○卷第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真

十三之一

內翰李文正公治

十三之二

太史楊文康公恭懿

十三之三

○卷第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文炳

十四之一

內翰董忠穆公文用

十四之二

樞密董正獻公文忠

十四之三

○卷第十五

國信使郝文忠公經

十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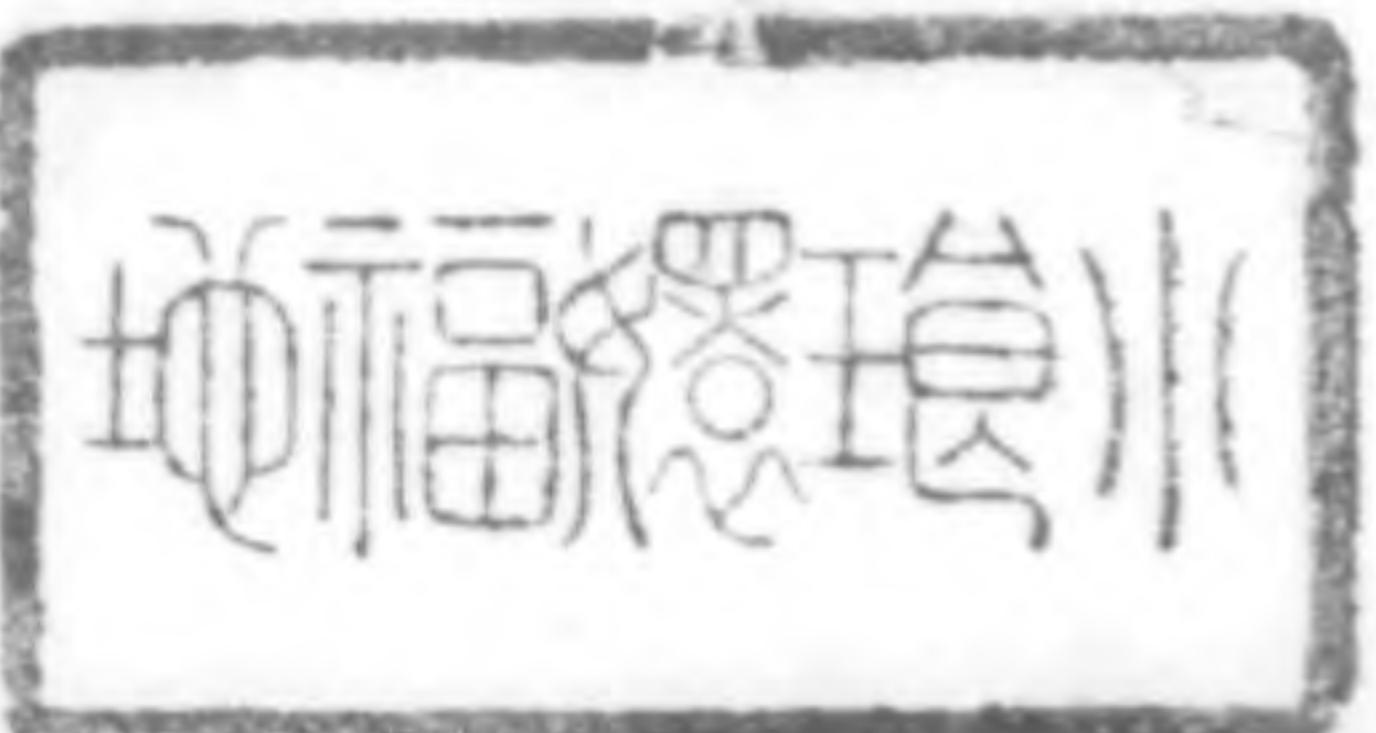
靜脩劉先生因

十五之二



國朝名臣事略目錄

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一

太師魯國忠武王

趙郡

蘇天爵

伯脩輯

卷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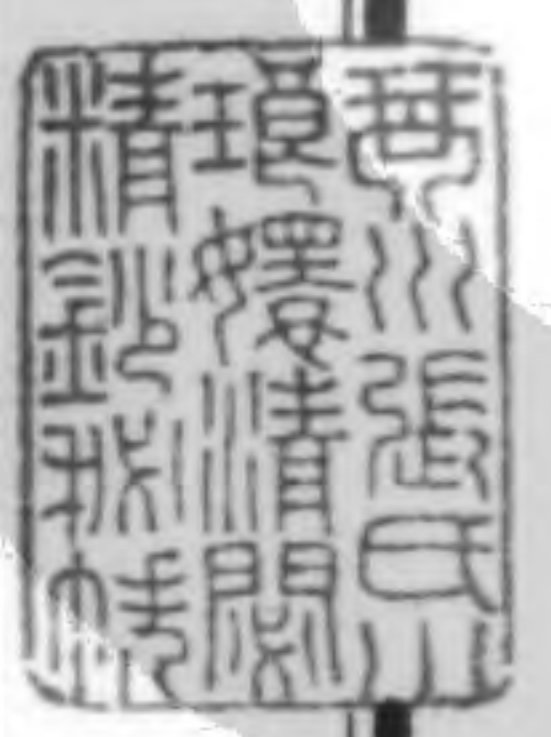
王名木華黎札刺兒氏以戚里從討幕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戶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阿難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須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佐

太祖時號為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常元公撰世家

太祖軍常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王與博爾木張檀蔽之自莫及曉竟不移足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群賊突出叢木中列射我





矢下如雨眾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發三殪徐解馬韉兩手張翳

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繇是

太祖益重之世家

克烈王可汗為柰蠻氏曲薛窟撒不刺所困王可汗之子亦刺哈詳穩繼為所傷求援於我

太祖遣王暨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溫引兵救之殲其眾於按臺之下獲甲仗輜重以還於是王可汗見

太祖聖德日隆左右將士威聲益振患之乃合札木哈等潛襲我會其謀來告者

太祖與王等簡精甲夜斫其壘大破之王可汗走死諸大人聞

風相率款附諸部悉平世家

歲丙寅

太祖即皇帝位是歲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也

上既即位從容謂王及博爾朮曰今國內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之與汝猶車之轆猶身之臂汝等宜體此意勿替初心廼立王及博爾朮為左右萬戶各以其屬翊衛宸極儀位一如諸侯王世家

金降者屢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殊甚

上曰朕興師有名矣辛未大舉南入擊雲中九原諸郡皆下之進圍撫州時金軍號四十萬陳於野狐嶺之北王抗言曰今敵眾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馬橫戈大呼陷陣

上麾諸軍齊進日未午大破之乘勝追至滄河堡殪尸百餘

里金兵之精銳者咸盡壬申薄宣德府遂克德興世家

癸酉金統石烈執中弒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為宣宗是歲我師至居庸關壁堅不得入以闕別統兵趨紫荆口金



左監軍木虎高琪來拒不勝遂潰進逼中都圍之

上與皇子槩赤等分三道徇略趙晉及齊魯既還軍於大口

世家○又張匡行略山後諸郡不守即移

兵○前是時兵太祖經略急攻四日破之

南而取州兵州縣兵皆大破之

望金鼓震天劍兵圍中都八日破之

二納之霸州進金銀綰帛各萬餘匹王略之益各統萬戶

甲戌詔王統諸軍專征遼西諸郡王次高州盧琮金朴率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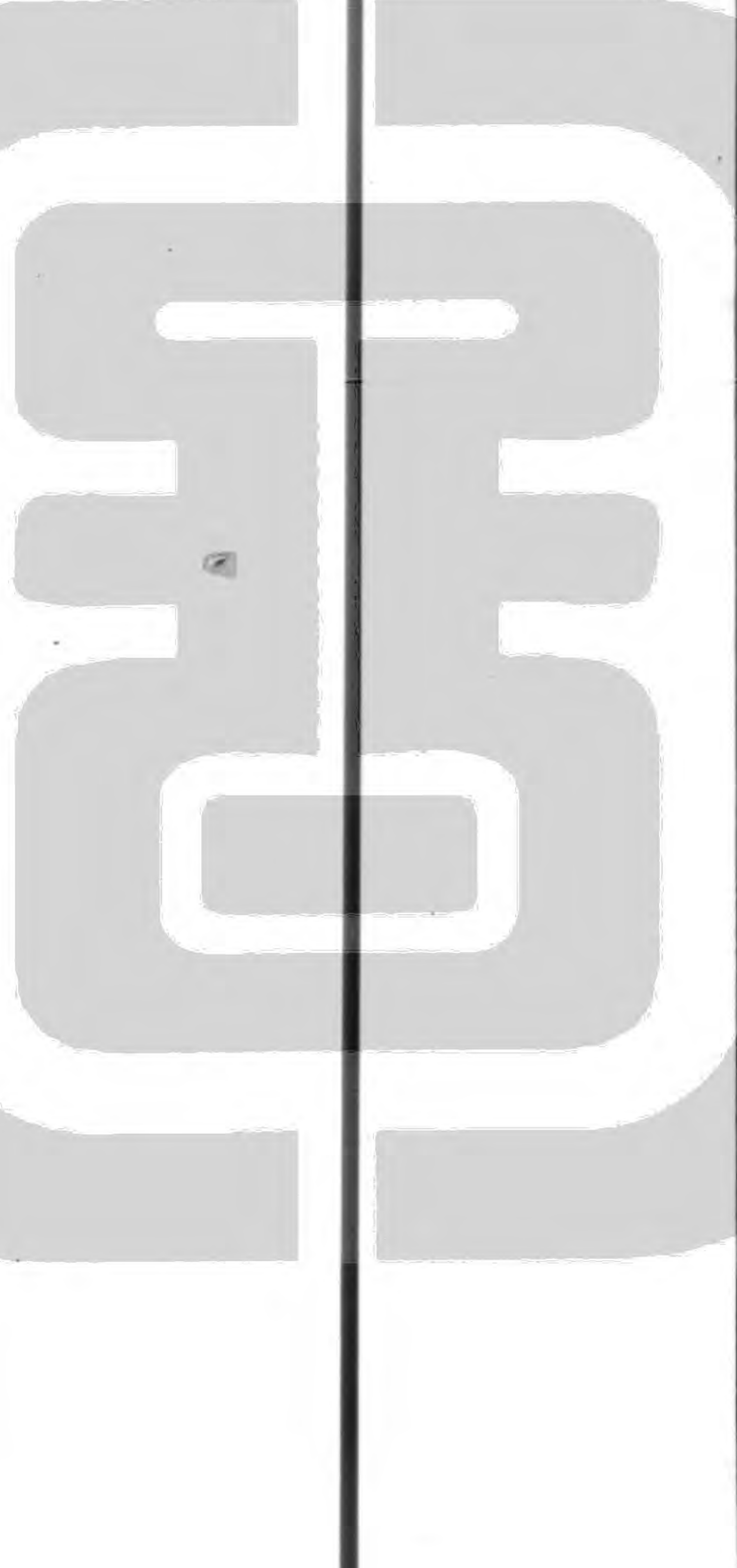
民降進攻北京金守將銀青元帥率眾二十萬來拒與我師

遇於花道王逆擊敗走之銀青嬰成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

高德玉殺銀青推烏古論寅荅虎為帥俄寅荅虎舉城降王

怒欲坑之蕭阿先說王曰北京為遼西重鎮當撫摩以慰眾

望金始降而即坑之後詎有降者乎王嘉納以寅荅虎權北



京留守復以兀葉兒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是歲興中府民

殺守將烏里卜推石天應為帥天應來降以為興中尹錦州

張鯨殺節度使自立為臨海郡王至是來降世家

乙亥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忽闡徹里必南征王

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果稱病逗留

復謀叛去阿先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死殺長吏據錦州叛

偽稱漢興改元興隆略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盡有之王率

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兀葉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應官軍遂

擊紅羅山克之世家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遁王以致兵精且依嶮為阻欲

設奇餌之乃遣兀葉兒耶律某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

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

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承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



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  
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  
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三千  
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偽  
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世家

丁丑以佐命功詔封王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  
券子孫傳國世世無絕分弘吉刺亦乞列斯兀魯兀忙兀等  
十軍及兀葉兒契丹蕃漢等軍隸麾下且諭旨曰太行之北  
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遂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  
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皆下之蠡之役蕭阿先中  
流矢卒以其子查刺伐領其眾是歲東擊齊遂定臨淄登萊  
濰密等州而還世家○又救菴姚公撰招撫使王興秀碑云  
東河北諸名城皆未下已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征西留  
太師國王徇河北未下已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征西留

梁兵興民既困徵求之繁餽餉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以生  
有遲我元兵者敢至者委身間兵將亦有不白吾令特誅其後  
望風屈極矣今又者委身間兵將亦有不白吾令特誅其後  
未誰死哉活汝乃自圖富貴耳乃以是城疆十且吾君已棄民  
尚我死能大活汝乃自圖富貴耳乃以是城疆十且吾君已棄民  
從我死能大活汝乃自圖富貴耳乃以是城疆十且吾君已棄民  
伯敵戰不史汝夫侵也蕭公將壯士數百革出之疆十且吾君已棄民  
自敵戰不史汝夫侵也蕭公將壯士數百革出之疆十且吾君已棄民  
軍奮厲趙一瑞碑屠其城無唯狐趙而金十府評無事崑二子者  
按察使趙一瑞碑屠其城無唯狐趙而金十府評無事崑二子者  
珪將萬夫倡縣民以後城下之蠡州請以身至蠡其南救  
形勢不支王悍將二蕭大城下之蠡州請以身至蠡其南救  
城守之併全蠡民二蕭大城下之蠡州請以身至蠡其南救  
王哀之併全蠡民二蕭大城下之蠡州請以身至蠡其南救  
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擊手鴈門定襄并晉高平上黨等郡悉  
平之世家○又海人錄云初攻太原當臨陣大夫蕭查拔王惜其  
勇授興哥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  
乙酉歲武仙陷太原興哥戰死  
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遣使來告曰今燕南信安賊張甫等  
出沒劫掠屢為民害請一名將拒鎮水泊王命蕭勃迭為霸  
州元帥統精兵五百往拒之行錄



已卯以蕭神特末兒為左司郎中狼川張瑜為右司郎中是歲攻石州隰州克之擊絳凡二十日乃下遂至河東金守臣棄城遁以按察兒為前鋒元帥統蒙古軍屯平陽以備金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弟李七權河東西路帥府事世家庚辰由中都徇趙至蒲城金真定府主武仙舉城降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天倪說王曰今中原已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為乎王曰善下令敢有擅剽虜者以軍法從事所得老幼咸歸遣之軍中肅然吏民大悅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貴聞大軍至棄城遁繼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平鄴郡至林州遂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時金兵聚黃龍崗號二十萬聞王在濟南眾未集遣步卒二萬襲之王以輕兵五百擊走之俄大軍

繼至遂薄黃龍金兵盛列城北岸王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入河溺死者不可勝數遂克黃龍至楚丘楚丘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諸軍以木草填塹為道直抵城下總管嚴實先登破之由單州趨魯圍東平遣蒙古不花引兵徇河北懷孟衛州之地王以東平久不下召嚴實屬之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走若然汝即入城緩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軍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世家

辛巳夏四月東平糧絕卒飢守將果棄城遁唆魯忽禿邀擊之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治王弟帶孫別攻洛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漣水尉石珪持方物入見賜以綉衣腰帶遣之山東張琳脩縣鄭遵各以所部詣軍自歸東行錄云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濟縣鄭



遵以棗柳二縣率兵民降以遵為節八月王至天德監國公  
度使行元帥府事改務縣為元州  
主遣其臣習里吉思勞王且饗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  
西夏主李王聞之懼遣塔海監府汪奴哥監府遺方物且以  
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東遂由雲中歷大和寨入葭州以石  
天應權行臺於葭州復擊綏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  
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陳於城東又行錄  
初以平州推官來降其後復歸于金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  
發王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  
望見金軍佯棄旗鼓走金人追之王出伏乘其後鼓擊震天  
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疋合達退走延安堅壁不動  
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邠州北京權帥兀葉兒擒金  
梟將張鐵槍送王所王謂讓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  
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實甘心王義之欲釋徽纆諸將怒其



不屈殺之過坊州大饗士卒復由丹州濟河時金已復隰州  
以軒成為經略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軒成留合丑統  
蒙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世家  
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勢且視山  
川夷險強弱處王率大軍迴雲中道出行錄云王率兵迴雲中  
寨主劉某金孟州太守也王以兵圍之遂率山先是王弟帶  
民來降即日復其職遣百姓于州秋毫無犯孫駙馬按赤那演擊義和寨不拔王至攻之三日而下過西  
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民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  
陽公胡天祚拒守其裨將蒲察定住監軍主和開壁門降遷  
天祚於平陽又行錄云王薨定住詣天祚於郡王帶孫殺之  
金及鈞州軍敗冬十月過晉至降下金滎州汾東諸堡邑往  
往從風歸附王皆慰撫之蒲郡久為金有至是復歸於我王  
召天應謂之曰蒲為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顧弗能得



君才略絕衆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以平陽太原吉陽等處帥府皆受天應節制王引兵渡河西次同州下蒲城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乃分麾下兀胡柰太不花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按赤那演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於渭水之南遣蒙古不花南度午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是歲群盜陷河中府殺權行臺石天應未幾賊燒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世家○又行錄云賊道七侯八穀夜攻襲其城即遣部將吳權府領兵出東門潛道左兩谷間若賊過半即邀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賊可勝也其夜吳權府醉酒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

癸未春三月王至聞喜縣疾篤召弟帶孫謂之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事干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世家

庚寅冬

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王之功因曰使木華黎在不令朕至此也世家

丞相東平忠憲王

卷一之二

王名安童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衛官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

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九

世祖皇帝追錄元勳召入拜宿衛官置位在百僚上時太夫人帖木倫以椒房之故嘗入宮中一日

上從容問及公夫人對曰安童年雖幼公輔器也

上曰何以知其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浮子以是知之

上默然撰世家元公



中統四年阿里不哥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  
上猶豫未決適公侍側

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為  
其主爾

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未附

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適與朕合絲是大器之家  
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童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  
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款臣以少  
年謬叨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

上動容有問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  
後二月都堂傳旨令衡入議省事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  
就訪於行館與語既還念念不釋者累日世家  
三年

上特召衡入諭之曰安童尚幼未苦更事謹輔導之汝有嘉  
謀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童聰悟且有執  
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罄愚衷但慮中有人  
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  
所見如此世家

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等一  
二員可省中議事

上曰此人輩雖閑猶當優養其令入議省事世家

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公宜進  
為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然  
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眾以為然事遂已世家

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宣奏竝如常制其  
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



上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衆務一切徑聞似違前奏  
上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勅如

卿所言世家

八年陝西行省也速迭兒建言比由飢饉盜賊滋多若不顯  
戮一二無以示懲勅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  
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侍報從之世家

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

皇后弘吉烈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為

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清河元公撰勳德碑

中書奏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人因  
聞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

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世家

十一年公奏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

管府官皆非材乞選汰從之世家

十二年勅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

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世家

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闕下

上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

塵聖德遂留卧內語至四鼓而罷冬十一月丞相和札霍孫

罷公復拜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世家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其略曰人思

至元初年之治至今莫能忘也去春丞相安童自邊還天下

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

待十一月二十八日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貴賤老幼喜

動京師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

不安係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王昔帖木兒大夫伯顏



丞相皆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三相博采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為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進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為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培克在位倚以為治哉其年世榮敗詔公與諸儒條世榮所為事悉草罷之世家

二十三年夏四月中書列上所擬漕司官姓名

上謂公曰如平章右丞等職朕當親選擇之餘皆卿等責也公因奏言臣比聞聖意欲倚近侍諸人為耳目者今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

上裁處今近臣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為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詮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

者臣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於上者幸

陛下察之上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世家

初李昶為吏部尚書宰相素重之凡集議必延置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異議李遂謝病去至是公奏徵之不起復奏賜田千畝世家

宗王乃顏反

上親討平之他宗室誣誤者勅公按問多所平反一日朝退出自左掖門諸免死者爭前迎謝至有執轡扶公上馬者公毅然不顧或乘間言於

上曰宗室雖有罪皆

太祖子孫陛下昆弟丞相雖尊人臣也柰何悖慢如此

上良久曰汝等誠小人烏知安童之所為彼特辱之使改過



遷善耳 世家

二十四年

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先德是碑。又野齋李公遺集云香祠岳讀時桑葛領功德使者皆參政呂公所刺以王教論之遂給驛傳以往其後桑葛平章尚書省事岳讀與相安童將聞害之誣言北安王召問呂公對曰其時桑葛主祠祭北安王使者實同臣往求驛傳安童未嘗知也桑葛不能對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明年

罷相止掌環衛勳舊碑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既殯樹介者三日

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今果喪我賢弼詔大臣監護喪事 世家

公生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圖治除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淫薄稅斂舉賢任能常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參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民物日以繁息倉廩之積盈衍於外海內翕然號為極治

天子嘉之嘗曰安童在朕得高枕而卧無所事矣 世家

公天性厚重人莫能測每當艱難晏治之時夷險辱榮之際守正不移恬然自處公退之餘即引諸儒講論道義孜孜不倦聖君賢臣之事義夫孝子之行善之當勸惡之當懲與夫治亂成敗之由死生憂樂之說靡不悉究殆二十年未嘗一日少廢所居堂宇朴陋廳厨之外餘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廡者公曰屋可以蔽風雨足矣我聞人辛苦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耳吾不為也 世家



忠憲王襲累葉之勲抱絕倫之德膺

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大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油然以隆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致寧收効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累德為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夫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葛也之二罪魁孰與竝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煙有時蒙蔽真風元氣盪滌幹旋廓乎清明可改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也

勲德碑

國朝名臣事略卷之一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二

丞相淮安忠武王

卷二之一

王名伯顏八隣氏其父從宗王居西域至元初王奉使于朝遂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復拜中書左丞相總兵伐宋十二年秋入覲拜右丞相明年春宋亡第功增食邑六千戶復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是歲薨年五十九至大四年勅建廟於臨安

至元初年王奉使

天子

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還報建議發令才恒出廷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勅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



昭睿順聖皇后之姊之女女王若曰為伯顏婦不慚爾氏矣拜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朝野晏清號為極治

清河元公  
撰勳德碑

王姿凝峻寡言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  
無聞白已舉目一兩語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帖帖驚服

識其為真宰輔

中庵劉公  
撰廟碑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摠襄陽兵伐宋

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  
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  
啓行薄郢州深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  
此潢潦耶度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

勳德  
碑

郢城恃江為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  
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阿木

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壓  
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  
符上為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  
別帥受之降

勳德  
碑

阿木公使右丞阿里海涯來期渡江不荅明日又來又不荅  
阿木自來王曰此大事也 王上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

潛刻期而去將自沙燕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  
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燕口大兵  
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鷄千艘爭陽  
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木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十夜渡  
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  
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  
宋人而貴定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

勳德  
碑



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木武勇將校用命吾  
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  
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留阿里海涯守之規取荆湖王與  
阿木等東兵興國斬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師范文虎以  
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碑勳德

二月都督賈似道州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  
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虜無算  
太平寧國建康無為鎮巢皆送筦籥請城主碑勳德

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飢發醫起病  
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碑勳德

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  
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  
矣上語使者曰詔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碑勳德

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木功多臣宜居後  
以阿木為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  
於淮安同左丞相圍揚州未下碑勳德

左丞相阿木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  
由是眾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  
授各盡其當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廟碑

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進參政阿刺罕以右軍出建康道  
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碑勳德

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  
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果降碑勳德

阿刺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  
期宜中逃海軍進皋亭山宋主遣其臣齎國璽奉表納土命



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府軍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勳德碑

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訓不殺為主威懾德懷款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黃緣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犬雞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廟碑

江左繁阜滋乂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在所充溢王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廟碑

四月獻宋主趙焜謝后全后于上都 上御大安殿降封焜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 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

陛下成算阿木効力臣何有功能詔以陵州藤州增食戶為

六千勳德碑。又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未平時江南謠頌丞相伯

丞相伯顏既渡江來朝京師謂樞密副使張易同簽趙良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若由陸運民力憊矣川瀆所經何地逕便此方今便宜博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 上可其奏至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掾邊源言自安氏山穿渠引汶水西北至臨清可與漳水合省檄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行視計工自臨清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景德鎮至壽張抵安氏山袤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年春正月庇役五月即功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



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賜名曰會通河蜀齋李父文集

十四年宗王失烈吉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收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刺吉走死

碑德

十八年詔從 皇太子撫軍北鎮諭 太子曰伯顏才兼將

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 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

加禮碑德

別吉里迷失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初王臨視王與之

酒愴然不顧而回 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

將不知天誅之公也 上賞其量碑德

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

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碑德

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將反報者還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以

往至其境輒賜驛人乃顏識王王以大義語乃顏乃顏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以其實聞佐 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奴塔不歹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陣而走及禽乃顏王之謀畫居多碑德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明里鉢木兒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喻明里鉢木兒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于 上者詔以御史大夫月呂祿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禽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



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絕  
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勳德碑  
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 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駕  
遣使召

成宗于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日在鳴暮鍾日出  
鳴晨鍾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汝將為賊耶其如平日  
宰臣請誅盜內府銀者曰幸赦而盜不可長王曰盜何時無  
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体大多類此勳德碑又及邵王公  
傑人借翰林諸君謂大傳伯顏公姿翰林諸老今者誰及是  
歷問各官壽期論政而巳如禮事會議各顧官守未或偏  
老若弘朝廷之上軍國大計心無適不在所謂大臣以道事其  
也君者  
四月

成宗即位于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陳祖宗寶訓述所  
以立

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勳德碑

五月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 上意欲王入

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王飲於

宮前餘非所知也勳德碑

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臣庇之有詔問王

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為完三

院遂罷勳德碑

王天質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動

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恒負天下之重以神器

尊安為務仁視群品無間親踈義使眾材無比適莫故四海  
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



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  
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声色不足惑其志師  
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無驚歸馬蕭然囊帷衣被  
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連出總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  
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  
大人也碑德  
天以正統命帝元

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尔木木華黎博兒忽赤老温四傑輔之  
滅克烈滅乃蛮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承中華之  
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尽有荆揚益三州之野

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伯顏不三  
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雋功偉烈寔由折衝四傑開  
之於其前一相振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元疆

歷服至于億萬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朝廷有以也夫  
碑德

丞相河南武定王

卷二之二

王名阿木兀良合氏初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有功中統  
三年拜征南都元帥將兵伐宋至元六年加同平章事十  
一年春入覲拜平章政事十二年留守揚州拜中書左丞  
相十三年秋兩淮平還朝弟功加食邑二千戶二十四年  
薨年五十四

公沉幾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癸丑歲從父  
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櫻其鋒至  
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元不在焉其破水寨撤圍城  
奪門艦於馬湖舟指可鞠索盜馬於山樛賊將生擒而又鏖  
戰三湘寡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嘗蒙







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廟碑

至元元年八月掠地庐江入滁陽自安慶經略兩淮攻取戰獲軍声大振廟碑

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等柵俘生口五萬人江陵晝鎖宋人間我旆還多掠選兩淮驍悍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灘濟江独留精騎陣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賊果至伏兵發斬首萬餘級廟碑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

六年十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

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船果趣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來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掣肘城役皆邀擊於灌灘敗走之裨將矮張以軍襖百舫躍入襄州尋乘輪船順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艤戰艦以待燃新照江兩岸如晝公追戰至櫃門關擒張餘衆盡殪廟碑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為固我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廟碑

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維揚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廟碑



十一年正月公入覲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於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廟碑

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欲師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流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九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丞相伯顏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郢而去廟碑

初過郢按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兵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即奮槳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斬五百餘級擒范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廟碑

十一月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已鑑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武口入江夏甚便廟碑

十二月大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霽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盪決蹀血大塵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樊岸步聞開而復合者數四賊小却出馬於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為赤陽羅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煙焰張天兩城



大恐漢陽鄂渚投兵皆降廟碑

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賈似道統兵扼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廟碑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欲實和俟渠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陳動趣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柁衝船雷鼓大震撼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舻簸蕩乍分乍合公以小旗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敗即回棹前走丞相以步騎夾岸掎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為我有軍資

器仗狼籍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州夏貴走庐州廟碑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為重四月命公圍守揚州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十人獲鹽艘三千艘既抵維揚視楊子橋河路漕真粟以助揚之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統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於必收南軍夾河為陣公麾騎士踰河直斫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銳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却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鉄騎蹂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石公山草而望之舳舻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摘抗健善殼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蓬檣煙焰赫二窘無所出先



是虎臣命前舡悉沉鉄纜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能前  
軍爭赴水死後軍闕走追至圖山獲白鷄子七百餘艘是後  
淮東諸城兵不敢出矣廟碑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獪須卿守  
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州彼絕應援揚不能為後患  
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為多廟碑

十三年二月夏貴奔淮西諸城來附公謂諸將曰今宋已亡  
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聲援塞饑道尚恐東走通  
秦假息江海乃柵楊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  
備灣頭堡留屯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伯顏察帥甲騎  
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  
備之如丁村蜂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  
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伯顏密

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双赤月大軍望其應起連呼曰丞  
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  
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  
州廸築壘以守之廟碑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  
繼奉命戮揚州市揚秦既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  
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信有古  
名將風廟碑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觀見

世祖於大明殿庭陳宋俘設大譙賀因上奏曰是皆陛下威  
德所致臣何與焉第功行賞實封秦與縣二千戶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昔刺木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  
刺霍州以疾薨廟碑



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聞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辦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征北討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廟碑

丞相楚國武定公

卷二之三

公名阿里海涯畏吾氏初事 潜郎至元元年由中書省郎中參議省事出僉河南行省轉廉訪使五年治兵于江復同僉行中書省七年拜參知政事兼漢軍都元帥十一年拜中書右丞宋亡拜平章政事十五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未行薨年六十

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尽其師李甚

為舅氏習拉帶達刺罕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于大及從事大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不花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潜藩已未從濟江 帝射虎未瘡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頂 帝勇之賜銀為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室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為大蛇奇獸所惧莫敢最後遣公至無所見竟與俱歸收庵姚公撰神道碑 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塔察耳嘗有書 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决神道碑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發言唯以當可事宜為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 帝前衆畏其口神道碑 五年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整為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乎 帝大然之徵



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先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

大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詔故平章合丹丞相史忠武公來涖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神道碑

七年拜叅知河南行省事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百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眾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灯篝火積薪檣貴果結戰艦為陣宵遁盡燃灯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閉神道碑九年公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唯類遺襄陽甚慘

移攻具臨之且曉守帥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詔公偕以入覲神道碑

十一年授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大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太保阿木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臣郢忠武疾還神道碑

宋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為城橫鉄絙鎖戰艦江中巢礮曠弩逼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與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相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者皆致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復守臣翟貴逆



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  
水軍千戶馬成為導由已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羅青  
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  
州民衣冠閔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元有奪菜秉者民爭德  
吾元仁政義声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神道  
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  
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閩安撫高世傑將艤艘千六百艘  
辛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  
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為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  
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  
進止因南風火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銳於是  
焉盡制使朱禔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  
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

除宋苛法衣食惇整詔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襪孫徵  
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神道

初公下江陵驛聞

大燕三日曉近臣曰伯顏東兵阿里海

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  
翻城為內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  
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即封江陵民千家神道

碑

公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澆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  
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連下以活  
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荅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  
梯衝礮鉄填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  
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駢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  
千夫百夫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  
拔語諸將曰國家為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



悉魚肉之非 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者也其屈法生之發  
倉以賑餓人傳檄邠全道桂陽永衡武崗寧慶江西袁連皆  
下之神道碑

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  
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  
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驚囂易叛  
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市斬暨  
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  
雷為州二十廣肇慶德慶封為州三特磨農上貴南丹牧莫  
大秀皆請內屬乃開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逆舟承制以  
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神道碑

公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爵以啗人規復其旧全  
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

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群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  
平之神道碑

宋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略地海外無為賊  
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  
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興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  
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興珞并獲偽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  
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聞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  
略會偽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  
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  
以歸神道碑

燧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  
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青垂  
蒼竹帛於今與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成淮西功已不



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失声而死豈先  
 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又必列武敏公碑云然異始上書策宋  
 然曰惟未見收其成大功如歲所策圖襄陽而宋宿使師十萬  
 于鄂訖不致前乃遣間懷偽燕郡以昌心也公節度使即罪金  
 印符聲不可公以幸吾元假手臣甘日軍下義邦乃相伯出  
 下詔死間臣大書加公還之軍臣日既下詔承公伯出  
 盜賊計誣我大浮漢濟江公別將數萬眾陽既下詔承公伯出  
 願將數十萬眾浮漢濟江公別將數萬眾陽既下詔承公伯出  
 江非所聞也及丞相入鄂捷至公失聲曰敵首帥使元西南公  
 乃顧成後人善作者不捷善成失聲曰敵首帥使元西南公  
 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  
 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最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  
 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  
 洞夷山獠荷糧被毳大主小酋綦錯輻裂連數千里受縻聽  
 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  
 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

者有二蒙古帶阿刺韓平章十二奧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  
 史格呂文煥帖穆耳不花李庭李恒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  
 史弼右丞四唆突完顏那懷闌出樂落也訥左丞四塔海唐  
 兀帶劉深趙修已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樊楫  
 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索羅合荅耳高達馬應龍雲  
 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  
 門者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神道碑

國朝名臣事略卷之二



